

|| 中国边疆民族考古文库 ||

# 新疆石器时代 与青铜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编

文物出版社

中国历史地理学百年论衡

# 新石器时代 与青铜时代

张其成 著

中华书局

中国边疆民族考古文库

# 新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编

文物出版社

责任印制：陆 联

责任编辑：张征雁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 /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3

(中国边疆民族考古文库)

ISBN 978-7-5010-2330-1

I. 新… II. 中… III. ①新石器时代考古 - 新疆 - 文集  
②青铜时代文化 - 考古 - 新疆 - 文集 IV. K872.4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1909 号

### 新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

编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100007

网 址：<http://www.wenwu.com>

邮 箱：E-mail:web@wenwu.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达利天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28.5

版 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0 - 2330 - 1

定 价：128.00 元

## 编辑委员会

### 主 编

王仁湘

### 副主编

李裕群 丛德新  
巫新华

###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仁湘 艾力江  
丛德新 刘国祥  
巫新华 李裕群  
赵慧民 赵明辉  
郭 物 雷 然

### 本卷主编

王仁湘 丛德新

## 前 言

自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新疆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开始为世人所了解，这一地区很快成为欧亚大陆上最具吸引力的考古热土。百余年来，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屡屡突破前人的旧说，研究新论迭出。特别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疆地区的考古发掘渐成规模，许多空白得到填补，新发现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考古学者们围绕着这些考古发掘成果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新疆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日益深入，其中史前考古学的研究领域更涉及古代环境、人种学、动物学、冶金史等多个方面。发表的研究论文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本文集就是将中国学者在上述诸方面的研究成果掇英结集，以期对新疆地区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进行一个系统的展示，也可以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本文集的编选，基本按照以下三个思路进行。一是主要反映近二十余年来中国考古学者研究的发展脉络，二是兼顾到重要的课题与区域的研究，三是尽量反映研究中出现的新变化与新成果。受到篇幅的限制，即使是在这样一个预设的范围内，我们仍然感到论文遴选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对于学者多次研究的论题只能选择一二，对于有些篇幅超长的论文也只能忍痛割舍，对于一些重要的专著更是不可能列入了。应该说中国学者对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正处于高潮之中，对研究课题也开始具有更广阔的视角，但是也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包括研究深度的差异、区域的不平衡等等。因此在确定了上述三个基本原则之后，在文集的编辑过程中，主要以重点遗址及重大课题的研究为选择线索，也兼顾到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本卷在时间上截止到青铜时代，青铜时代以后的研究论文将另外结集出版。

本文集收录的二十余篇研究论文，涉及对新疆地区史前各阶段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及认识、区域考古学文化研究，也涉及细石器、陶器、青铜器制作及冶铜业



的发展阶段研究，以及人类学、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是对新疆地区史前时期历史画卷的多方位、多角度的描述。虽然这些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不那么整齐，也许有的还未达到对这一地区史前生活进行准确摹写的地步，但研究者的触角已经开始撬动或正在打开探索之路上的横亘着的阻碍，相信不久的将来，研究成果会越发令人期待和振奋。

已有的考古成果和迄今为止的研究，使得我们相信，对于新疆地区考古学的认识较以前有了更加全面的提升。新疆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基本面貌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至今仍是一个待解的课题。虽然在从东疆的吐鲁番故城沟西台地，到葱岭上的塔什库尔干吉日尕勒等地的广大空间，都有比较重要的石叶—刮削器采集点的发现，但正如研究者所言，对这些遗址的准确测年工作的滞后以及地层学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仍然制约着对此类遗存的深入研究。相对于新疆地区旧石器考古研究存在的困惑，目前学者们对新疆地区的细石器、彩陶、铜器以及地域文化的认识等方面，却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对于新疆地区的细石器遗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伊弟利斯、于志勇等人的研究，在关注新疆细石器特征的同时，也开始将它放置在整个亚细亚的背景下，考察其形态学特征。研究同时也进一步细化了新疆境内细石器遗存类型，并探讨与周邻区域的相互关联。伊弟利斯的文章对新疆的细石器遗存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在比较了它们的工艺技术和类型学特征之后，划分出四种类型，分别以柴窝铺、哈密七角井、喀什乌帕尔和阿斯塔那类型为代表，认为分别对应着自旧石器晚期末到新石器早、中、晚期的四个阶段。论文还分析了各自的经济形态和居民群体，对于以往学术界认为新疆细石器属于存在于沿长城东西的沙漠草原地带的细石器文化体系的观点，提出了自己新的思考。

新疆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彩陶，对新疆彩陶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中国考古学者们对新疆考古学研究历程的一个缩影。从最初的纯粹单一的彩陶研究，进行程式化的分类，发展到今天大多数的研究者已自觉地将其视为考古学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研究视野的转变，一方面是受到了材料、研究角度和自身学识的提升，同时也是深受了时代学术思潮的启示。在新疆彩陶的研究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或许并不是唯一令人关注话题，透视研究历程，了解一代代研究者们在新疆地区考古学研究道路上的改进过程，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

新疆地区新近发现的比较重要的考古遗存，不论是在环塔里木盆地周边，还是在东疆、北疆乃至帕米尔高原上，屡屡见诸报道，内容非常丰富。受到不断涌

现的新材料的启发和引导，探讨新疆地区地域文化的研究文章不仅数量较多，而且颇具深度。陈戈、王炳华、水涛、韩建业等人的论文，着眼于全疆范围内的地域文化特点，进行划分类型、区域、比定年代乃至探讨各区域间的文化交互关系的研究尝试，成就斐然。这些工作对于推动新疆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乃至早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大有裨益。尽管上述学者的结论见仁见智，但大家“不约而同”将目光聚焦到对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分期的问题上来，表明这一课题在构建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框架中的举足轻重的位置。在不断的探讨中，逐渐区分出如塔里木盆地北缘区、塔里木盆地南缘区、罗布泊地区、哈密及周边地区、吐鲁番盆地及周边地区、帕米尔地区、伊犁河流域、环准噶尔盆地区等八九个相互关联的区域，同时还注意阐述各区域文化的特质及文化互动的模式。

除此之外，近年来新疆地区出土越来越多的古代金属器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也屡有刊布，新意迭出。梅建军等人对部分地区铜器的检测分析，揭示了新疆东部青铜器中有砷铜及含砷元素的青铜存在的事实。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所做的研究、论证，涉及到新疆地区早期冶金发展及与周邻地区的关系等课题，体现出了良好的学术背景和开阔的学术视野。相信从青铜冶金这个角度来探讨新疆与周邻地区的文化往来，会得出更多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方面的研究令人期待。

自1929年英国人基思（A. Keith）发表了对出自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部墓葬的头骨资料的研究报告以来，对于新疆地区的古人类种族的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西方研究者的专属领域。韩康信等学者自1986年开始，连续对新疆境内出土的古代居民骨骼资料进行种族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对新疆罗布泊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出土的人骨研究，是其中出色的研究个案之一。古墓沟墓地有两组不同形式的墓葬，墓葬中没有考古研究者惯常关注的陶器出土。韩康信根据墓葬出土的人骨资料，归纳出人骨的特点具有古欧洲人类型特点，进而又区别出与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内相似的安德罗诺沃变种类型和阿凡纳湊沃类型。并在此基础之上，初步提出了古代新疆地区居民的一种迁徙模式，极大的启发了考古学者对这批材料的认识。近年来，伴随着对人类线粒体DNA研究及利用分子遗传学方法研究新疆古代居民人种学的热潮，这一领域的新成果开始陆续展现出来。

自然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也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扩大了研究视野。张全超、王明辉等通过对人类骨骼的化学分析，从新疆和静县察吾乎四号



墓地出土人骨微量元素含量中，获得古代人群的食谱结构，得出了察吾乎四号墓地的古代居民食物结构中以肉食为主、植物类食物所占比重相对较少的结论，从量化的角度支持了考古学者的研究。

应该说，中国学者对新疆地区汉以前考古学的研究触角已经广布于方方面面，我们觉得在注重考古学文化区域划分和序列研究的基础之上，还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关注环塔里木盆地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环塔里木盆地应该视为一个关联紧密的文化单元，对该区域内诸考古文化及互动关系的研究和了解，是新疆早期考古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目前，对塔里木盆地边缘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即互动关系的探索尚处于起始阶段，对环塔里木盆地周边其他区域的进一步探索，建立区分不同类型的统一标准，相关研究也仍然有待深入。相信对环塔里木盆地周边诸遗存认识的深化，将会对理解中国古代典籍如《史记》、《汉书》中对西域诸国的记载提供可靠的背景资料。

二是史前考古学文化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研究。新疆地处中西文化交流要冲，对新疆早期考古学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于诠释“丝绸之路”的起源、发展及具体内涵等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汉代及其以后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与之相比，汉以前上溯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尚显薄弱。伴随新疆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深入，将会极大地推动“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此外，新疆地区的史前至青铜文化乃至早期铁器时代诸遗存与欧亚草原古代文化的关系，也是需要中国考古学者进一步关注的重要课题。换句话说，将新疆的古代文化研究放置在更为广阔的欧亚大陆视野中，来审视新疆地区与欧亚大陆古代文化间的互动现象，追求对新疆史前文化更为准确的定位，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新研究成果问世。我们也期待着若干年后，这个文集将会有更好的续集问世。

让我们共同努力！

编者  
二〇〇七年六月

# 目 录

1/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 .....	莫明华
19/新疆出土彩陶 .....	王炳华
25/关于新疆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 .....	陈 戈
39/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 .....	王炳华
51/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 .....	陈 戈
64/论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 .....	张 川
70/论新疆古代民族考古文化 .....	穆舜英 王明哲
101/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 .....	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
149/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 .....	王炳华
161/天山阿拉沟考古考察与研究 .....	张玉忠
174/哈密焉不拉克墓葬的分期问题 .....	王 博 覃大海
183/新疆察吾乎沟文化若干问题研究 .....	丛德新
193/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 .....	安志敏
203/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出土铜器初探 .....	李 肖 党 彤
218/中国早期铜镜起源研究——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说 .....	刘学堂
243/青铜镜在欧亚大陆的初传 .....	郭 物
270/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 .....	水 涛

306/新疆地区早期铜器略论 .....	龚国强
325/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 .....	吕恩国 常喜恩 王炳华
349/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 .....	梅建军 刘国瑞 常喜恩
360/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 .....	李水城
402/塔里木盆地考古发现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	肖小勇
418/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 .....	韩康信
439/新疆地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文献目录索引	
446/编后记	

# 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

莫明华

新疆自古就是我国多民族的聚居区。在这占全国总面积六分之一的 1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存着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先民活动的遗迹。有些地方，由于气候干燥，降水量少，不少历时千百年的文物，竟能完好如新地保留到现在。

在旧中国，觊觎我国领土的帝国主义者，打着“考古”、“探察”的旗号，窜入新疆，盗走大量珍贵文物，破坏不少古代遗址。那时，不仅新疆地区没有一个文物考古机构，没有一个文物考古工作人员，甚至在整个学术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从事新疆考古探察和研究的学者也极少。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注新疆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1953 年下半年，前西北文化局组织了新疆文物调查组，对全疆文物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普查<sup>[1]</sup>。1956 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化部文物局的帮助下，自治区培养了一批包括当地兄弟民族在内的文物考古工作干部。不仅建立了自治区级文物考古机构，在一些重点地区和县市以及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也建立了文物保管机构，配备了专职文物保管人员。开展了全疆范围的文物普查，进行了重点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在这个基础上，先后公布了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18 处，其中有 4 处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国以来新疆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填补了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若干空白，为研究新疆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考古文化，新疆与内地的广泛而悠久的历史、经济、文化联系以及汉唐时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实物资料，使我们对新疆地区古代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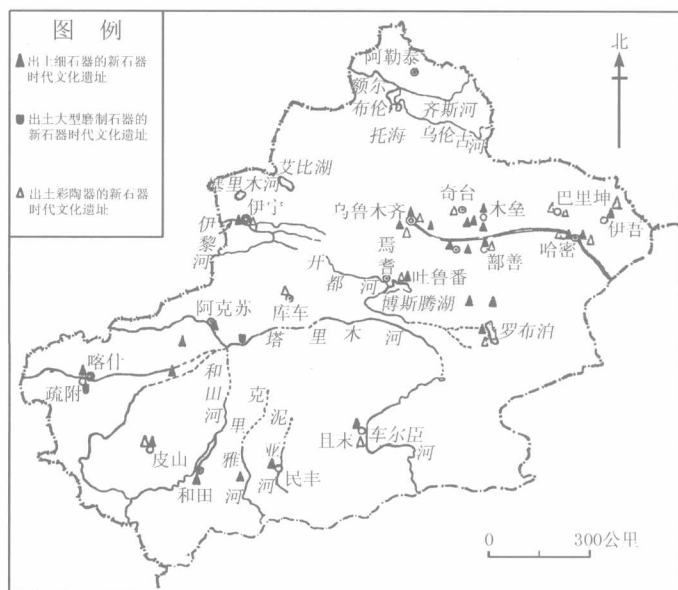
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过去发现不多。解放以后在全疆各地，曾先后发现多处。其中吐鲁番县阿斯塔那、阿克苏县哈拉玉尔衮、疏附县阿克塔拉、哈密县五堡水

---

\* 选自《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

## 2 新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

库以及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儿沟、阿拉沟等处，有比较深入的调查或发掘。虽然由于科学发掘不多，没有获得纵的地层叠压关系，对文化内涵缺少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以致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考古学文化定名。但从目前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上看，仍可大致分为三大类型（图一）。



图一 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第一类是以出土大量细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类遗址，在哈密县七角井，吐鲁番县阿斯塔那、雅尔湖，木垒县县城南郊等处，均有发现。从包含文化遗物看，又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以七角井遗址为代表，采集到的细石器有石核，细长石片、刮削器等，但不见陶器<sup>[2]</sup>。另一种如阿斯塔那和木垒遗址，有陶器共存。

阿斯塔那遗址，居吐鲁番县火焰山公社以北的戈壁，采集到各类石器 760 余件，绝大多数均经过第二步加工，有尖状器、刮削器、敲砸器等。许多石片上有明显用于修刮的半圆形凹刃。细石器有细长薄片和压剥这些薄片后剩下的石核，最小的石核呈直径不过 7 毫米的多棱柱体，足见压制技术之精。修琢精致的柳叶形、桂叶形及三角形带铤的矛、镞、锯形刮器等，也是很有特点的。陶器全为砂质陶，器形有圜底钵、筒形杯及瓮、罐之属，也有彩陶片共存<sup>[3]</sup>。木垒遗址也是细石器与陶器共存，但采集品较少，从石器看，还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显示出复合工具很是发达的<sup>[4]</sup>。

过去对这类含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曾沿用“细石器文化”这一名称。现在看来，这是不够贴切的。单就上述两类遗址而言，虽然它们都有细石器工具，很可能都是新疆比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就具体内涵和它们所反映的经济生活面貌而言，并不相同，前者似以狩猎、游牧经济为主，后者则可能已有了原始农业。

第二类是以比较大型的磨制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目前资料看，遗址主要分布在喀什、阿克苏等地，在疏附县阿克塔拉、温古洛克、库鲁克塔拉和得沃勒克以及阿克苏县喀拉玉尔衮等处，都发现过这一类型的文化遗物。

阿克塔拉等处遗址，石器工具形体较大，基本都是磨制。在石器工具中，石刀、石

镰所占比例甚高，制作相当精致。石刀为无孔半月形；石镰均弧背凹刃，与殷墟所出石镰形制酷似。其他如石釜、石杵、磨盘、砾石、石纺轮、石球等，遗址内均有所见。陶器都是夹砂陶，手制，火候不高，器形有罐、钵、盆、瓮、小杯等。很多器物在口沿处有一圈小洞或小突钉，其他纹饰很少。遗址内还见到小件红铜。经济生活当以农业为主体<sup>[5]</sup>。

阿克苏喀拉玉尔衮遗址，深埋在地表5米以下，文化层厚达1米多。在试掘的探沟内，出土了较多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体。同时共出的还有磨制石器两件、骨锥一件、小铜环一件。文物基本特征与阿克塔拉遗址相同，已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sup>[6]</sup>。

第三类是以出土彩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哈密县五堡水库、三堡焉不拉克。伊吾县盐池牧场土尔衮。巴里坤县石人子公社、奎苏公社奎苏大队。冉家渠大队。鄯善县连木沁公社的奇克曼、鲁克沁公社的和什场子。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雅尔湖、艾丁湖。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儿沟、阿拉沟。库车县哈拉墩下层。皮山县克里扬。奇台县半截沟等处，都发现过这类包含彩陶器的遗址、墓葬。联系解放前的一些发现，可以看到分布地区十分广泛，文化面貌并不单纯。

伊吾、巴里坤地区发现的彩陶遗址，都是高出地面2~3米的土墩，这类遗址大都已遭到程度不等的破坏。

在石人子曾试掘过一条探沟，出土了一件双耳彩陶罐，红衣黑彩，领部为倒三角形，肩下为内填网纹的倒三角形，两个三角形之间填平行横短线三四条不等。器口内也绘一排平行直短线。遗址的灰层中还发现了一些已经碳化的麦粒<sup>[7]</sup>。在清理的一座墓葬内，出土的随葬器物有双耳红陶罐、单耳黑陶杯、两头尖形容器、石斧、石镞、石碗等<sup>[8]</sup>。这种两头尖形容器与陕西宝鸡百首岭出土船形壶造型颇为相似。

在伊吾、巴里坤另外一些已遭破坏的遗址内，还曾发现房屋基址，有厚达60厘米的块石或土坯墙基。遗址区内，采集到磨制石器、陶器（包括彩陶）、石质容器、小件铜器等。大型石磨盘是这类遗址中比较典型的遗物，最大的长114，宽50、厚20~30厘米，一般也都长80、宽50厘米左右。在奎苏一处即出土数十件。同出的还有石锤、石杵、石把杯、陶泥抹、铜斧等；陶器有罐、瓮、盆类，以夹砂灰陶为主。冉家渠、土尔衮等处遗址也有彩陶罐<sup>[9]</sup>。东疆地区出土的这类彩陶罐，腹部往往绘有一道波状宽条带，具有明显的特点<sup>[10]</sup>。

吐鲁番哈拉和卓遗址在一道弯曲的土梁上，地表是戈壁砂砾层。试掘中发现上层有土坯砌房的房屋基址，房内有火塘。出土的遗物中，据陶片分析，陶器有圜底钵（有黑色彩绘）、釜（附有烟炱）和盆等，为夹砂红陶系；石器中除石镰外，见有磨制穿孔石器残部；还发现一件双翼扁铤红铜镞，并有不少马、羊等遗骨。已发掘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还有木垒县东城公社的四道沟<sup>[11]</sup>。

这类遗址的出土物表明，当时已处于铜石并用时代，居民过着以农业为主，兼营畜



牧的定居生活。

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在哈密五堡及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儿沟、阿拉沟等处都有发现。近年，我们曾先后进行了发掘。出土文物表明，墓葬也处于金石并用阶段，鱼儿沟甚至见到了小件铁器。

在哈密县五堡公社水库附近，我们发掘了墓葬 29 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圜，主要为单人葬，侧身屈肢，随葬物比较贫乏，除随身皮、毛织物外，只有少量木器、石器、陶器（有彩陶）、海贝、小铜饰等。木器有尖状掘土器、木铎、小木桶、木勺等。小木桶上几乎都有绘彩的三角形网状纹，这种纹样，在东疆地区的彩陶器上也较普遍。石器有石杵、砺石、石砍锄、石球、石磨盘等。陶器很少，只见单耳罐，直口、鼓腹、圜底，泥质夹细砂，表面敷红陶衣，少量绘黑彩。少数墓葬中也见到小件铜器，如小铜刀，铜饰（小铜泡、喇叭状小铃饰）等。

由于气候十分干燥，死者入葬时的衣服、鞋、帽，铺垫的皮、毡大多未朽。死者头戴尖顶毡帽，身穿毛皮大衣或皮革大衣，长筒皮裤，足着长筒皮靴。女性、小孩靴上附铜饰。贴身衣服为各色毛织物，色泽鲜艳如新。以红、褐、绿、黑等色线织成大小方格和宽窄彩条，大方美观。在一女尸身上见一件毛绣，红地黄绣，满地图案呈三角形，是过去从未见的珍品。皮革鞣制、脱脂水平也较高，革制品柔软。从出土文物及人种特征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当地少数民族文化。

随殉的牛、羊、马骨，说明畜牧业经济在生活中有很大比重；但也发现了小米饼及青稞穗壳，表明了农业经济的状况<sup>[12]</sup>。

在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儿沟及阿拉沟东口，近年来我们清理、发掘了古代墓葬七十八座<sup>[13]</sup>，均石室竖穴。墓室以河卵石砌成，上部盖木。死者“丛葬”，人骨架从数具、十数具至数十具不等，重重叠压，或至三四层。仰身直肢、肢体不全者均见。在一些头骨、肢骨上有显明刀砍痕迹。

随葬文物除多量陶器外，主要有木器：盘、盆、小杓、杯等日用器皿；腿绊、鼻栓等牧业用具；纺轮、木簪、大量的供钻木取火用的钻孔木片等等。说明木器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石质用具、海贝、骨雕、石骨串珠及小件铜器（小刀、圆铜片、铜耳环）等，都有所见。

陶器有泥质和夹砂两种。均手制。器形有盆、钵、罐、壶、小杯等，后期见陶豆。陶罐的特点是小口、鼓腹、圜底或小平底，单耳或双耳，以单耳居多。陶器中彩陶占比重很大，泥质陶罐、壶、盆等外表大多红衣，绘黑彩，极少数为红衣红彩。彩绘图案主要是倒三角形、三角形网状纹、涡卷纹，也有通体饰平行竖线、不同方向的平行短斜线构成的几何纹等。这类彩陶器，在吐鲁番县雅尔湖沟北、艾丁湖等处，也有所见。

墓葬主人长发梳辫，罩丝质网状发套。深目高鼻。衣服主要为各色毛织物及毛皮。墓内殉葬的多量马、羊骨，反映畜牧业经济在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从随殉器物组合、特

征演变，可以见到早晚变化。晚期墓葬中彩陶已极少或消失不见，出现陶豆及来自中原地区的漆器、丝织物，个别墓内见小件铁刀。从丝织物（一件凤纹刺绣）风格看，已到战国、秦汉之际。这与同位素<sup>14</sup>C测定的年代，即早期到春秋，晚到战国或战国稍后，是基本一致的<sup>[14]</sup>。这类墓葬的时代及其在吐鲁番盆地的分布，使我们有理由初步推定它是古代车师民族的文化遗存。

从阿拉沟、鱼儿沟地区古代墓葬出土的彩陶图案风格分析，可以明显看到接受过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一些古代文化的影响。例如，它们和玉门县清泉公社火烧沟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形制及彩陶图案，就有不少的共同点。火烧沟遗址中的双耳彩陶罐、单耳小罐，在阿拉沟、鱼儿沟也有同类文物出土；火烧沟遗址中的三角形彩陶图案在这里也是一种主要图案类型。当然，火烧沟遗址的绝对年代更早<sup>[15]</sup>。

从上述有关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结合先秦文献如《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管子》等有关内容，可以看到，在两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即已存在广泛的经济文化的联系了。

## 二

从春秋战国之际到两汉，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逐步形成与巩固的重要历史时期。新疆地区也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发生了某些古代民族（如塞种、大月氏、乌孙等）由东向西的迁徙运动。匈奴在新疆地区的广泛活动和西汉王朝统一新疆，以及这时开始大规模发展起来的“丝绸之路”等等，都对新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属于这一时期的考古重要发现有：

1. 天山东部竖穴木椁墓文化：1976~1978年，我们在天山东部乌鲁木齐市属南山矿区鱼儿沟发掘了竖穴木椁墓七座<sup>[16]</sup>。墓葬上部原有封土堆，封堆四边有块石围垣。墓室为长方形竖穴，东西向。规模比较宏大，室内填石积沙，沙石下为木椁。椁室以纵横叠置的圆形松木构成。每墓入葬一或二人，仰身直肢，头西脚东。个别保存较好的骨架，头骨上曾见十分锐利的小钻孔，孔径5毫米。随葬物有陶器、金器、银器、铜器、漆器、丝织物、货贝、珍珠、小铁刀、三棱形铁镞、羊骨等。陶器都是细泥红陶，研磨光洁，敷红色陶衣。器形主要为小钵、小把杯、筒形带流杯、浅腹复盘等。漆器残朽过甚，大都形制不明。一件胎已腐朽但漆皮尚存的漆盘，直径16厘米，黑漆朱纹，盘边绘弦纹四道，盘底为比较疏朗的流云纹。各墓内普遍出土金器。除各种配饰的金叶、金泡、螺旋状金串饰物等外，具有特征的是各种野兽纹金饰牌，如虎纹圆金牌、对虎纹金箔带、狮形金箔饰、虎形方金箔饰、各种兽面金饰等。铜器有一件高足承兽方盘。双兽与盘、盘与座之间均用“贴焊”方法焊接固定，于焊接处，先贴铜片数块，再向铜片上倾注铜液使之焊合。入葬的丝织物已朽，在一块15厘米见方的泥板上，留有十分清晰的绞纹罗织

物的印痕。小铁刀往往与马、羊骨（或置于木盘内）在一起，可以想像到日常生活中的肉食。墓葬巨大的规模（最大的一座长6.6、宽4.3、深7.1米），随葬的大量金银器物、丝绸、漆器，有力地表明这时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墓主显然属于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具体时代，从漆器图案风格看，约当战国至西汉；与<sup>14</sup>C的测定相一致<sup>[17]</sup>。

鱼儿沟这批出土文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其中高足承兽铜盘在苏联中亚地区曾出土多件，被认为是塞克文化中的典型文物<sup>[18]</sup>。

2. 帕米尔古代少数民族墓葬：1976~1977年，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城北3公里左右的香保保古墓区，曾调查并发掘了墓葬40座<sup>[19]</sup>。其中土葬23座，火葬17座。土葬墓竖穴土圹，墓口盖木，火葬墓不见盖木。土葬墓内葬一人或两人。从残存骨架看，葬式有仰身直肢、侧身屈肢、俯身屈肢及二次葬。于部分墓葬内见殉葬现象。葬具简单：在骨架下铺陈树皮编织物，或将死者置于梯形、矩形的木框架上。随葬品十分贫乏，不少墓中空无一物。出土随葬品主要为陶器，均夹砂灰陶，有釜、钵、罐、碗、杯等，大都圜底。少数墓中见铜镞和耳环、指环、镯等铜饰及玛瑙、骨、石串珠，还有小铁刀、铁指环、铁镞，小块金饰牌等。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发现过不少的取火钻木，这里也有出土。从上述葬俗及出土文物分析，这批墓葬的时代，据<sup>14</sup>C测定，其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阶段<sup>[20]</sup>。墓主人的族属或许与古代羌族有关。

3. 民丰县尼雅遗址：位于民丰县北约150公里尼雅河下游地区，已沦入沙漠。遗址沿干涸的尼雅河散布，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调查试掘中，房舍内发现有铁斧、铁镰、大木槌、木杯、木碗、木盘及马腿绊。农牧产品有麦、青稞、糜谷、蔓菁及羊肉、羊蹄、雁爪等物。还采集到不少精美的丝、毛织物残片，一枚复瓦纽炭精刻“司禾府印”，以及多量佉卢文、古和田文及汉文木简木牍。遗址区内，还有冶铁遗址<sup>[21]</sup>。

遗址区西北，为墓区。棺木大多为独木凿成，破坏较重。墓区内人骨、遗物散布，比比皆是。1959年，曾在这里发现一座东汉时期的夫妇合葬墓，箱形木棺原置于红柳埧泥的矩形墓穴中<sup>[22]</sup>。墓葬男主人深目、高鼻、黑发，女尸头发多辫，带指环、配项链，都具有民族特点。

根据文献记载，这里无疑是精绝故址。这对死者夫妇，应当是精绝王国中的统治者。

4. 伊犁河流域的土墩墓文化：从1961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先后三次在昭苏县的夏台、波马等处发掘了乌孙土墩墓19座，出土了一批重要的文物<sup>[23]</sup>。这种土墩墓，地面起圆丘形的封土堆，可分大、中、小3型，数个或十数个为一组，呈南北向链线排列，每一列墓群的封土大小基本一致，内含马、羊、狗等骨骸。

墓室均竖穴，大都有不同规模的木椁结构。除少数单室墓外，以多室墓为主（双室或四室）。墓室均东西向，南北平行并列。死者仰身直肢，头西脚东。有夫妇同室合葬墓，也有异室合葬墓。葬具，有以毛毡裹尸的残迹，也有木棺残迹。